

隐

赵乃夫 著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歹徒有伎俩，清官有隐衷。美女落陷阱，贪官忽悔悟。骗子反遭骗，富婆绑作家。多情故作无情，奸细现出原形。父子顿成仇人，母虎歹毒食子。律师维护正义，清官祭起法绳。有道是：自作孽，不可活。歹人得逞一时，胜利终属人民。

作家出版社

衷

赵乃夫 著

作家出版社

隐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衷/赵乃夫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1. 4
ISBN 7-5063-2111-4

I. 隐…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9406 号

隐 衷

作者: 赵乃夫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70 千

印张: 18.75

插页: 3

版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111-4/I·2095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1. 作家小偷救清官	(1)
2. 烂心肝的人	(17)
3. 歹徒的伎俩	(36)
4. 清官的隐衷	(51)
5. 拣钱的窍门	(69)
6. 落入陷阱的美女	(80)
7. 幸运儿的劫难	(96)
8. 狐仙如何出世	(108)
9. 大神的兴衰史	(124)
10. 香炉碗变成国宝	(138)
11. 骗子遭骗	(151)
12. 自己寻找自己	(164)
13. 廉洁的刑警	(177)
14. 冒名顶替	(197)
15. 危险的恋爱	(208)
16. 目光敏锐的法官	(226)
17. 律师的新发现	(239)
18. 打入贪官巢穴	(254)
19. 神仙的报复	(268)
20. 离奇的自杀案	(287)
21. 惹祸的“先驱”	(299)
22. 悔悟的贪官	(312)
23. 兄妹之间的阴影	(324)
24. 两组三角恋	(337)

25. 扬钱大赛	(353)
26. 向情敌发动猛攻	(368)
27. 奸细的肉头阵	(382)
28. 诈钱新举措	(401)
29. 银行抢劫案	(416)
30. 神仙供出机密	(430)
31. 富商找到了儿子	(448)
32. “情节”解危难	(464)
33. 天下第一写家	(474)
34. 富婆绑架作家	(489)
35. 奸细现出原形	(501)
36. 高手间的搏杀	(512)
37. 神仙也能变成鬼	(531)
38. 穷途末路的高人	(541)
39. 塌落的殿堂	(556)
40. 清官祭起法绳	(568)
结局:胜利属于人民	(581)

一 作家小偷救清官

诸神作法，祭起正义之剑，它带着追魂夺命的寒光，刺向人间的魔鬼。

耿忠山和白亮不紧不慢地走着，谁也不说话。白亮东瞅西望，吹着口哨；耿忠山却在低头深思，正为一场骗局做准备工作。骗子戴上傻瓜的面具，以黄铜的价格出售黄金，贪婪的智者必然倾囊购买。另一个骗子亮出法律之剑，智者就失去了他的财富。只要金钱的殿堂是用意外垒成的，坍塌的隐患就已蕴藏在其中了。

时令已近五月中旬。白天的温热正在减退，晚风凉丝丝的夹带水气，冲淡了白酒给他们带来的燥热。这里正在进行街面改造，街道两旁的路灯已经拆除，马路也被刨得坑坑洼洼，黑一片白一片，像荷兰牛的牛皮。忽然，从胡同内传来沉重的摔打声和恶狠狠的咒骂声，白亮侧过头来听听，拉了耿忠山一把，低声说：“大哥，是邱金的声音。准是哪个姑娘又倒霉了！”耿忠山仔细听听，捅捅白亮：“用手电照照，可能吓跑他们。”

行凶者受惊后真的跑了，两人发现横在路中央的不是姑娘，而是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白亮用手电在受害者的身上照来照去，兴奋地问：“哥儿们在哪儿喝足了，到这儿来背风？”受害人喘着粗气说：“坏人打的……小兄弟帮帮忙，给税务局挂个电话……我的腿被歹徒砸折了。”白亮更兴奋了，已经笑出声来：“你是税务局的呀！税务局有钱，哥儿们给你打电话，赏多少操心费和跑腿费呀？”那人

吃力地抬起手，指指上衣兜：“这里有钱，你拿吧！”白亮从受害人的衣兜中掏出钱和工作证，边看边叨咕：“才六十多块钱呀！你咋不多带点儿？……唔，你还是科长哪！科长就能受贿了吧？”“我若是受贿，就不能挨打了。”“谁信你的鬼话？如今当官的有几个不红着眼睛往自个儿的腰包里搂钱？防腐啊，廉政啊，屁吧！当官的生了腐败病，却让老百姓吃廉政药，寻思用假药一灌老百姓就迷糊了，就把贪官当成了青天大老爷？”

受害人没有争辩，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动了几下，又倒下去。

白亮把钱揣入自己的衣兜，把工作证扔在地上，向耿忠山说：“走吧，大哥，让王殿阁科长先疼着，待一会儿遇见个学雷锋的家伙，就送他去医院了。”王殿阁？“等等。”耿忠山要过手电，低头照照王殿阁的脸，对方的脸上全是污血，他看不清对方的面目，便问：“你是皇塔分局集体科的？”“是啊！兄弟……”“我叫柴枢，过去就认识你。”说着向白亮勾勾手：“把钱还给王叔，把工作证捡起来……”

白亮怔了一下，但终于噤着嘴，懒洋洋地把钱和工作证装入王殿阁的衣兜。耿忠山边拉王殿阁边说：“大叔，我们失礼了，对不起。”王殿阁说：“谢谢。”“不用谢，我们和那些贪官一样，不是好人。”说着，他转向白亮：“你推自行车，我背王叔去医院。”

白亮叨叨咕咕地扶起车子，车轮不转了。

二人轮流把王殿阁背到市四院，直到办完住院手续，王殿阁的家人来了后，二人才离开。白亮的脸上一直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情，夹杂着温和的愠怒，连娃娃脸都拉长了，走出医院白亮问：“你和王殿阁啥关系，替他交住院押金？”“他于我有恩。杨宝得衔环之报，赵盾得关辄之报，随侯得蛇珠之报……过去太穷，想报恩也办不到啊！”“为啥你不说出真名？这不是隔影壁作揖？”“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是谁……”白亮扫兴地说：“让老王一搅，今天啥事儿也不能办了，倒霉！”耿忠山想想说：“明天你早点儿来。”

二人分手后，耿忠山抄近路回家。走到横街，他发现一个人慌慌张张地上了自行车，回头回脑地向远处骑去。这人慌什么？是小偷？

一个年轻姑娘披着风衣追到横街，望着远去的男人骂：“狗杂种，只要我再碰见你，就把你剐了！”

这女人挺泼辣。他走过去问：“怎么了？”“该杀的三抓毛啊！”三抓毛？耿忠山听义父说，他的双胞胎妹妹就是三抓毛抱走的，他一直没找到这个坏蛋。“三抓毛怎么了？”“他把我玩儿个够，却扔下五百元假币骗我……”“知道他住在哪儿吗？”“知道就好了。该杀的骗子！”“你是旅店的三陪女？”“不，我家就在后面的楼里。”“我能进去喝口水吗？”

她从上到下看看他，似乎在猜测他的用意，最后终于点点头。

耿忠山同她一起进了她的家。她住一楼，南北两个房间，厨房很大。南面一间是她的卧室，双人床摆在东南角，顺东墙放着三人沙发。旧式木制窗棂，窗台上放几盆小花，房内有一股柠檬混和月季的香气。耿忠山在沙发上坐下后，她把香烟和火柴递给他，又给他倒杯水，自己紧紧风衣，怔怔地望着他。

耿忠山二十六岁，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灰西服、白衬衣、蓝领带，像机关干部，也像商海中的弄潮儿。他的目光在扫视居室，像在心中为她的家具进行登记，只是偶尔掠过她的脸，又迅速躲开了。她是个美女，宽脸盘、高鼻子、细眉毛、大眼睛，但脸色有点苍白。她的目光盯着茶几上的五张假币，嘴唇还在轻微地翕动，大概还在诅咒三抓毛。

耿忠山轻声问：“你叫啥名？”“何丽丽。”“全家几口人？”“只我一个。”“多大岁数？”停了几秒钟，她才回答：“二十六。”“生日呢？”

她是带着不耐烦的神色回答他的问话的，终于愠怒了：“你是查户口的？”

耿忠山的目光在她脸上停住了，仿佛在研究她的五官，又像在

心中牢记她的形象，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她无法抗拒的威严神色，射进她的心灵深处。她从心底隐隐地浮起一种模糊的自觉，感到自己不是他的对手，终于说：“七月二十五。”他马上追问一句：“阴历阳历？”“阴历。”

耿忠山的整个身心震颤了，是巧合还是应了那句“踏遍铁蹄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古话？他带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又问：“你的亲人为啥不同你住在一起？”“我和孙悟空一样，没亲人……”

何丽丽说，她还不懂事的时候母亲就被人弄没了，父亲又娶了一个寡妇，不久病故，是继母把她拉扯大的……

“你的生母咋没了？”“不知道。反正没了。”“她一直没来看你？”“没有。”“怎能有如此狠心的母亲，你是不是父母要来的孩子？”“我不清楚。”“你的义母呢？”“也死了。通通死了。”

是分崩离析的家庭摧毁了她的希望与信心，她才堕落了。“你和三抓毛咋认识的？”

何丽丽迟疑了一会儿，才讲出了事情的原委：她去一个同学家串门，正赶上三抓毛用气功给女主人治病。他在离病人一尺多远的地方“发功”，病人说她肚子里有风往外鼓，那风还挺有劲儿。何丽丽觉得挺有趣儿，心想，扇风就能治病，可比吃药打针强多了。给女人治完，她问：“大师，我经常头疼，能用气功治吗？”“咋不能？气功治万病，连癌症都能治好啊！”

何丽丽把他请到家中，用酒菜招待了他一顿。饭后，他让丽丽躺在床上，只穿背心和裤衩，他则站到床旁拉花架儿，比比划划地从她的头上往下扇风。扇了一会儿，他说已用神功把她的“脑风”赶到胸部去了。于是解下她的乳罩，揉她的乳房，往下驱赶“邪风”。她问：“大师，为啥不把头风从脑袋上赶出去？”“脑瓜瓢儿的骨头太硬……”他继续往下赶，又剥掉了她的裤头，扑上来，压到她身上。丽丽把身子一扭，喊道：“来人哪，三抓毛强奸我！”三抓毛害怕了，赶紧堵她的嘴：“我给你一百元。”“不行！来人哪！”“二百

……三百……”“不……”“五百!”

心满意足之后,他从兜中找出五张百元券,用手捻开让她看看,扔下钱后走了。何丽丽抓起来,发现是五张假币,她顾不得穿衣服,披上风衣撵出来……

耿忠山听完,心堵得透不过气来。他紧咬牙关,双手的拇指也在抠手心,既同情她又恨她,如果你能自爱、自尊、自重,他敢往你身上爬吗?

“你真相信气功?”“不信。”“不信为什么还找他?”丽丽不回答。忠山气愤地说:“半斤八两!”她红着脸低下头:“我不是好人……”

我也曾说过自己不是好人……怜悯之情冲淡了憎恶感,他说:“你的不幸遭遇,可能正是他造成的。”“他?和他有啥关系?”耿忠山没回答,他站起来,把五张假币揣入怀中:“他再来时,留住他。”“他还敢来?”“你年轻漂亮,他能不惦记着?”“他不能来了……”“一定来,他可以说他也是假币的受害者呀!”

耿忠山掏出五张真币,放在茶几上:“他再来时,就说你也抓了个垫背的,晚上买东西时把钱花出去了。三抓毛坑害了许多人,我们要为受害者复仇!”

他把地址告诉她后起身往外走,何丽丽却奔过来扯住他:“好人,你留下吧!”忠山恼了:“你不明白你正堕入深渊?”“知道,我早就是人渣了。”

“可悲!”耿忠山往外走,她继续撕扯,风衣掉了,原来她身上一丝不挂……他一下子怔住了,何丽丽趁机抱住他,在他脸上亲吻,而且抓起他的手,揉她的乳房……他皱起眉头,两片嘴唇突然痉挛一下,像为隐疾所苦,又像他已经做出了什么决定……

耿忠山到很久以后也无法理清自己当时的复杂心情,更弄不清超过常理常情的举动是来自她的生辰还是良知的支配,他一把推开了她:“我有生理缺陷……”

说完,气呼呼地走出了房门。

何丽丽披上风衣跟到楼外，泪水簌簌地流下来：好凄惨的人哪！可惜他长了一副矫健魁梧的身材，英俊威严的面孔啊！

耿忠山躺到床上后，久久难以入睡。他的脸上有一对滚热的嘴唇，手上抓着一个生机勃勃的乳房，面前有一个光亮亮的裸体……他生理机能健全，渴望了解女人的秘密，渴望获得被文人称为销魂的享受。他是作家，曾在文章中多次使用“销魂”一词，但它到底如何，对他来说却是陌生的领域……

为什么说了一句自践的话？是伪善的高贵，对性病的恐惧还是理性的约束阻断了感情的倾泻？为什么没有扑向她而在事后受折磨？为什么没有胆量承认你爱她，爱那个雪白而柔软的裸体？为什么不能鼓起勇气，现在就跑回去，像以前一样冲向高高的悬崖，冲向太阳？冲向她……

天空湛蓝，太阳祥和地笑着，金色的光线撒向苍穹，铺满大地。广播站的大喇叭起劲地吵嚷着，反复地倾泻万岁健康打倒稀巴烂，人间正在进行片刻不停的祈祷与斗争。社会凝滞，生灵麻木。只有无边无沿的恶云翻滚着，急躁的河水咆哮着，好像它们也疯狂了，不知奔向哪里。忽然，他的母亲疯疯癫癫地跑到悬崖边，随着愤怒和屈辱的呜咽，高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一纵身跳入奔腾的河水中。他大喊一声“救人”，刚要往下跳，却见王殿阁已从河水中钻出来，双手托着他的母亲。他跑到王殿阁身边说声“谢谢”，王殿阁已把女人推给他，女人赤身裸体向他扑过来，原来是何丽丽。丽丽吻他，他抓住了丽丽的乳房，揉啊、揉啊，紧紧地搂住她的裸体……

他全身震颤，从梦中醒来。身上汗淋淋的……为什么做这样的怪梦？

妈妈、妹妹、丽丽……

他的母亲黄英姿是女神童，读初中时她写的文章就在报刊上发表了。耿忠山的父亲许震当时是新平财政局的科员，他英俊、潇

洒，很讨姑娘的欢心。黄英姿的哥哥是许震的同事，她找哥哥办事时认识了许震，并同许震恋爱了。许震既有吸引女性的外貌，又有俘获女人的技巧，不久就得到了黄英姿的童贞。高中毕业前，黄英姿发现自己怀孕了，决定毕业后就嫁给许震。

她忽略了文革的目的是要永远斗争，不仅要彻底打倒帝修反，而且要彻底铲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有这种意识的人，铲除可能孕育此种形态的土壤，最后只剩下一些靠喝风活命而且没有大脑的“驯服工具”。

许震因为用阴险的手段将正直的局长向希方投入大牢，在单位已丧失人心。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主动投靠地委副书记安维忠，同副书记的女儿安萍结婚了。

此时“文革”的狼烟已由城市向农村蔓延，虽然黄英姿到二十年后还无限热爱毛主席，但却因她写的文章和未婚先孕而成了“小牛鬼蛇神”，受到红卫兵的讨伐和专政组的审查。她被批斗得疯疯癫癫，终于投河了。

王殿阁救了黄英姿。不久，她生了一男一女的双胞胎。城里人称这样的双生儿为龙凤胎，农村却称这样的双胞胎为狗男女。大神毛立本说这个女孩儿是妖精，留下她将祸及九族。黄英姿的继父也憎恶女儿，让毛立本抱走了女孩儿。黄英姿怀念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女孩，整天以泪洗面，病情更重了。不久，黄英姿嫁给忠厚老实的耿振邦，搬到省城。当地没几个人知道黄英姿的去向，很多人都以为她死了。

一个扫眉才子的前程夭折了，悲剧的导演者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耿忠山的亲生父亲许震和骗财害命的毛立本——三抓毛。

安维忠在“文革”中没受到很大的冲击，成立“革委会”时第一个被结合，并当上了地委书记，以后又被提拔到省城，成了市委的一把手。现在虽已退休，但仍然大权在握。借岳父的光，许震一步步地高升，当上了令人垂涎的市税务局副局长。许震与安萍有二

子一女。长子许元非是皇塔区刑警队员，有一身好武功，曾徒手制服三个持刀的歹徒。他已成家立业，不与父母住在一起。次子许元进是塔北五交化建材公司的经理，尚未成家。女儿高中毕业后没工作，正向耿忠山学习写作。他俩与父母住在一起。

耿忠山像母亲一样天赋极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名牌大学。他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却没有上学的条件：母亲疯疯癫癫地到处乱跑，为她治病家中已拖欠了万元外债，继父患了中毒性菌痢，死去活来；一直资助他的舅舅被骗子骗得倾家荡产，服毒后险些丧命……

万般无奈他去求助许震。只要父亲能出钱让继父住院，让他读大学，父亲抛弃他们的仇恨就能化解了。

他去税务局找父亲，有人告诉他，局长去学校了，许震的老儿子正参加一项什么比赛。他来到学校，发现许震的轿车停在校园的院门旁，局长正在离车较远的地方吸烟，在人行道上踱步。耿忠山抑制着悲愤的心情，从旁边向父亲贴过去，用带着颤音的口吻向父亲乞求：“局长，我是黄英姿的儿子……”许震浑身一震，嘴唇哆嗦，连瞳孔都张大了，他仔细地看了这个衣裳褴褛的儿子一眼，并对认与否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迅速的衡量，马上做出了决定。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眉头一皱喘粗气了：“嗯？谁是黄英姿？”“新平高中那个女学生啊！你在新平财政局时不是和她谈过恋爱？”许震的喉咙咕噜了一声，像老虎发出啸声前的准备工作一样，以此强化自己的勇气和决心，之后绷起脸，向他厉声喝斥：“你想干啥？”“我是你的儿子，我的继父患了中毒性菌痢……”不等他说完，许震把手一挥：“走开！你想冒认官亲哪？”“我是你的亲儿子……”“你滚不滚？等我叫警察吗？”

耿忠山的心肺都要炸开了，愤怒的烈火烧干了他的眼泪，他怒视父亲几分钟才攥着拳头转身离去。走出二三十步回头看看，见许元进拎着衣服在司机的陪同下离开体育场，上了轿车……

耿忠山被迫中止了学业。他用满腔仇恨和饱含泪水的笔墨写了短篇小说《冷酷的校园》，深得编辑的赏识。小说发表后，评论者说他“像杰克·伦敦一样”，用生动的笔墨“写出了人的兽性”。他终于成了有名气的作家。

早临的逆境中总是闪烁着成功的曙光。

他决心复仇，让抛弃他们母子和给人民制造苦难的达官显贵付出血的代价。

许元进是个渣滓，也是许家的薄弱部位，森严殿堂的缺口，他要从这里把复仇的火焰喷进去，最后焚毁这座用权力和金钱筑成的大厦。

在跟踪许元进的过程中，他结识了白亮，一个高级窃贼。

白亮的父亲曾与许震共事，因检举揭发许震以权谋私的材料又落到许震手中，许震便靠自己 and 岳父的权力百般折磨他：由停职检查到被开除公职。他多次上访，反复地告状，最后倾家荡产，疾病缠身，含恨而死。父亲临死前的惨象他永远忘不了。那是个阴沉的日子，天空中布满了乌云似的浓雾，房内黑暗而潮湿，只有一个小灯泡的微光照耀着寒冷的房间和几个凄凉的人。父亲用皮包骨的手抚摸着他的头，借助垂尽的余光深切地望着他。父亲已经不能翻动身子，舌头已不听使唤，说话也很困难，但老人调动了生命仅存的一点力气，断断续续地向母亲和姑姑说了一些告别的话。母亲的眼睛哭肿了，心要碎了，姑姑又打了一串唉声，他也淌了一排又一排泪水。过一顿饭工夫，父亲的力气似乎耗尽了，终于安定了一些，闭上了眼睛。姑姑走了，说她明天再来。又过了一会儿，父亲再次睁开了眼睛，用一双忧郁的目光望着母子，试图用僵硬的手指做手势，用嘶哑的声音招呼他。他明白父亲有话向他说，身子挨到父亲身上，耳朵贴到父亲的嘴边，父亲讲了半天，他也没听清父亲讲什么，也不明白那些话的含义，但他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要为他复仇。他点点头，攥上了小拳头；父亲的眼中含着尚未枯干的

泪水，带着对儿子的企盼淌出来，而且在生命枯竭前攥上了拳头，再次向他发出复仇的召唤。

那时他才十岁。他不懂如何为父亲复仇，而且那也是将来的事，他只明白为了现在必须有饭吃。他中断了学业去盗窃，好用偷来的钱为母亲治病和买油盐柴米。

父亲在世时说过，再穷也不能去当贼。然而，母亲身体不好，做买卖没力气，给被服厂做针织的零活一个月挣不了一百元钱，根本不够生活费。为父母治病已经借了许多外债，姑姑家也要倾家荡产了，欠的旧债还没还，就是亲友肯借，也没脸再向人家张嘴呀！偷，做贼去！

做贼要有一身新衣服，起码也应该半新不旧，若是穿得破破烂烂，人家就会小心叫花子。为此他向一个老师求助，他家的孩子长大了，有些衣服已不能穿，正好做人情。所以赏给他好几身八成新的“旧衣服”。穿上衣服一看，再掺到小学生里，认不出他来了。

先从哪里开始偷呢？他最需要的是食品，面包麻花大馒头，能胀肚的都行。然而食品太显眼，一定引起卖货人的注意，要从小东西开始偷。

他把第一个猎物选为别针。他的衣服少了一多半扣子，母亲眼花了，钉个扣子还得让他纫针。他于是来到大商场，目光瞄上了小商品柜台。不过还没等他把手伸出去，他就觉得售货员认出了他：哈，小偷来了！他赶紧走了，来到另一个商场。这次他刚到柜台前，就“发现”人家盯着他看，像在说，你想偷什么？动手吧，正等着你呢！他又悄悄地离开，来到第三个大商场。

小商品柜台前有好几个人，这是行窃的好机会。他说他要买别针，售货员歪歪嘴，示意他看柜台。柜台上放着好几串各式型号的别针，一个中年女人正在挑选。他趁售货员和买主不注意，用左手压着右手，拽出一串儿小别针来，迅速地塞进右边的衣兜里。他觉得此时售货员望了他一眼，那眼神似乎在说，我看见你把十枚别

针装进衣兜了,等一会儿我再同你算账。他浑身哆嗦,手在不停地抖。想跑开,只是脚却生了根。如果人家抓住他,他咋说?说自己家庭太困难,要用别针别衣扣?“穷死也不能做贼!”父亲的话还在耳边响。应该把别针送回去……送回去对方会咋说?能不能把你讹上,说你被人抓住了,才不得不把赃物交出来?能不能说过去丢的东西都是你偷走的?现在讹诈好人的事可多了,何况你还不是好人?不对,若是对方看见了,一定现在就让你交出来,否则你不承认,硬说别针是从其它商场买的,售货员不也没证据证明你是窃贼吗?

纯粹是自己疑神疑鬼。他装模作样地看看眼前的货物,又用眼角瞥一下四周,没有顾客注意他。他从衣兜中掏出两角钱,说他买两枚别针。售货员斜他一眼,说等一下。他现在就可以装作不满意或不耐烦走开,一串儿别针偷到手了。不过,售货员会不会发现少了一串儿别针,等他离开时再大喊一声“抓小偷”?他还得挺一会儿,不能认为已经成功了。

售货员把其他顾客打发走后,来到他面前问:“买几串儿?”他的心在突突地跳,嘴唇发干,带着沙哑的颤音说:“两个。”“两个不卖。”对方把别针收起来,但是手在半路停下了,是不是少了一串儿?刚才那个妇女多拿走一串儿还是自己记错了?售货员带着疑虑的目光看他一眼,他的心又跳到了嗓子眼儿,刚想说句大姐对不起,有人吵闹着要买别的货,售货员收起别针,扭过头去了。

他的冷汗已渗出来,眼泪也差点儿流出来,还差点儿瘫倒在柜台前。

走到门口时他看见了警卫,刚要恢复正常的心又狂跳起来,原来暗中监视他的人在这里堵他呢!果然,那人向他伸出手来。他就要发出悔过的哭声,那人却为他正正帽子,望着他笑了,只是拍拍他的肩头,什么话也没说。

他用理智和良心换了一串儿小别针,但他取得了成功。

第二次他在商场偷了一台电熨斗。第三次他在市场瞄上了一个像老板的人，那人的裤带上别着BP机……只是他这次行窃让人家逮住了，逮他的人乐得淌出了眼泪，五官都走相了：原来此人是有三十年“盗龄”的高级窃贼，害怕他的“事业”后继无人，正想收个小徒弟呢！

师傅把他带回家中，了解一下他的身世。从此白亮向师傅学艺。五年多的“半工半读”，白亮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盗窃本领。师傅在车祸中丧生后，他单独作案，至今还没落入法网。

许震是他的主要行窃对象。许震上下班、开会或外出都乘轿车，他很难找到下手的机会；去企业或去分局办事又有人前呼后拥，他更不能去冒险行窃。但许震这类贪官最怕短寿，所以不仅极为重视饮食的营养成分，还特别注意锻炼身体：做操、打拳或练功。白亮就利用他早晚或假日去公园的机会偷他。在耿忠山认识他之前，他已偷过许震七八次，一共偷到手三千多元。许震恨死了这个窃贼，却又逮不住对手。白亮第五次还是第六次只偷到一个破钱包，里面装着一张名片，名片的背面有许震写的两行字：朋友，你为啥只偷我一个人？你有困难来找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你。白亮想，屁吧，你当初就“竭尽全力帮助”我爹来，先“帮助”他从公仆升格为主人翁，之后把他“帮助”死了。他找个僻静地方，在许震写的两行字下面又添了两行字：小心点儿，狗东西！我先偷后抢，最后取走你的脑袋！写完他把名片装入钱夹，找个机会又送进许震的兜中。许震大怒，想把名片交给警察，让他们按笔迹找到该杀的小偷，又一想，他把小偷称为朋友，又说帮助小偷，岂不影响自己的形象？只好作罢了。许震以后腰中很少带钱，送给姘头的钱用其它办法解决。白亮又偷了两次，往返都是那个夹有名片的破钱包。

他袭击的另一重要对象是安萍。安萍原是财政局的处长，现在是市会计学会的高级会计师，但她极少上班，连工资和奖金都由别人给她送到家来。许震只要说句话，举办个珠算比赛，定个会计